

需求旺盛，入托率和盈利都不乐观
人才紧缺，行业准入与管理待明晰

湖南0至3岁托育机构调查：初生三年的困惑与希望

今日女报 / 凤凰网记者 张秋盈

温和的冬日暖阳下，12名2岁左右的宝宝围坐在一张不到20厘米高的课桌上，兴致勃勃地拼着七巧板。从事学前教育30年的邓燕燕（化名）老师颇为欣慰地看着他们，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玩具，能让这些咿呀学语的孩子在玩乐中不知不觉地掌握“形状”的概念。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对2到3岁幼儿托育的需求最为强烈。2019年3月，我国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0~3岁婴幼儿照护机构”，并鼓励社会力量办托育。2019年4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拉开了托育行业发展序幕，被业内喻为托育行业的元年。此后，各大中小型托育中心井喷而出。

上文的一幕，就来自于邓燕燕在老家常德市临澧县开办的托育园，其在当地硬件条件首屈一指，可提供120个托位。但迄今为止，她只招了12个孩子。这并非邓燕燕经营不善。湖南大型托幼机构集团、湘军小青苗的创始人唐正元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他接触的绝大多数中小托育机构入托率不高，大部分在亏损当中。据长沙市卫健委发布的通告，长沙入托率仅为4.2%。

而另一方面，井喷而出的托育机构也让政府机构和家长感到了又喜又怕，它们到底是否安全，又如何监管，成了一项新难题。

“0~3岁是人一生中身体和大脑发育最迅速的时期，特别需要在生理、心理、营养、保健及行为培养方面给予科学指导。而父母、教师的教育观念和综合素质又是其中的关键。”湖南第一师范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副教授万湘桂说。

一个初生三年的行业如何为至关重要的“初生”的0~3岁婴幼儿护航，它又面临了怎样的发展困惑？在全面实施三孩政策的当下，如何扶持和规范0~3岁婴幼儿照护机构的发展，使之为广大妇女和家庭解决更多抚育的实际困难，为三孩政策的落地提供更多保障？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报道。

资质现状：“带奶娃娃”，托育机构比幼儿园更“专业”

在常德市临澧县，邓燕燕对待孩子的耐心与细心为人熟知。今年5月，因为看中托育业的前景，她正式加盟了一家大型托幼机构品牌，并以年租金8万元租下了占地近900多平方米的场地。整个托幼园区共有17间教室、休息室、加一个室内游乐园与户外运动场。

按照国家标准，托育机构指的是：经有关部门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机构。并规定了乳儿班（6~12个月，10人以下）、托小班（12~24个月，15人以下）、托大班（24~36个月，20人以下）三种班型。

不过，大多数托育机构只接收18个月以上（1岁半）的孩子。“太小的乳儿班不敢开，家长也不放心。”邓燕燕说。入托时间从上午7点半至下午5点半。其间，孩子们要做语言游戏、音乐游戏、小手工，也要培养生活技能，比如穿衣服、扣扣子等等。“逐渐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生活能力。”邓燕燕说。在长沙，一些托育机构还会给孩子布置一些“工作任务”，发给他们一个小小工具，让孩子们扫地、擦桌子等等。

从事学前教育22年的杨红霞，5年前也开办了一家托



2岁多的孩子在邓燕燕的托育中心里，边玩边体会色彩和形状。

育中心。中心约有300多种玩具。“其实也就是教具。”杨红霞说，婴幼儿是在游戏中认识世界，建立认知和习惯。和传统的幼儿园学前教育不同，照顾1岁多至3岁的幼儿，重点不在于规范行为，而是尽可能地开发他们的天性和潜能。

婴幼儿的保育难度，比传统的幼儿园要大得多。原资深幼教老师邓燕燕说，宝宝们睡午觉的时候，必须由2个生活老师全程守着，一个个“摸过来”，“有的孩子是刚睡着就出汗，有的是睡到一半出汗，必须及时发现给他们换衣服，免得感冒”。

在国家卫健委今年印发的《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中，明确要求了7~12个月、13~24

个月、25~36个月婴幼儿在营养与喂养、睡眠、生活与卫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等上的保育要点。包括：“培养婴幼儿独自入睡的习惯”“协助和引导幼儿自己洗手、穿脱衣服”“鼓励幼儿自己喝水、用小勺吃饭、自己翻书、协助收纳”等。在认知上，则要求引导幼儿运用各种感官探索周围环境，逐步发展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能力；鼓励幼儿在操作、摆弄、模仿等活动中想办法解决问题等等。

无疑，这是一套相当科学的保育系统。邓燕燕和杨红霞坦言，托育机构对机构、园长和老师的要求，远远高于从前开办的幼儿园。她们之所以通过加盟大品牌的方式开办机构，其中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依靠大品牌的研发、质量团队来提供科学的保育课程，同时，大品牌也会为园内的带教老师、生活老师、园长提供培训。

“别以为就是个带小孩的地方，实际上这里面学问非常深。”湘军小青苗是湖南规模前列的大型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它的创始人唐正元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针对婴幼儿照料的要点，湘军小青苗开发出了一套“托育服务技能通关卡”，从喝水、入厕照护到给孩子擦鼻涕、玩具消毒，再到蚊虫叮咬、湿疹、痱子护理等都需要专门考试合格，每周都在公司内开设了3间考场，面向老师考不同项目，只有100项技能全部合格，才能上岗。

除了托育技能和内部管理，唐正元认为，托育机构的场地选址、园区建设、内部规划和装修都要求很高的专业水平和一定的行业经验。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发布过一版局部修订版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对托育机构的选址、场地、装修等作了规范。但唐正元认为“相对比较笼统，有些实施细节并不明确”，并且“很多小型托育机构确实达不到规范条件”。

经营现状：入托率低，大多数机构在“亏本经营”

孩子快到1岁时，家住长沙市天心区的刘雪（化名）决定重新工作，她想给孩子找个婴托中心，“双职工家庭没得选”。

如果像刘雪家一样，夫妻双方在小孩子两三岁前都必须工作，那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雇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但是，近年城市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

“有谁能休假三年在家带孩子？”刘雪反问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在她看来，这是新生父母、企业和社会都要面临的残酷现实。

一方面是年轻父母们和大量二孩三孩家庭旺盛的需求，



在湘军小青苗托育中心，孩子们自己学会穿衣服、叠衣服。

但另一方面，唐正元这样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多数托育机构入托率很低，都是在靠着情怀在“亏本经营”。

邓燕燕的托育中心，入托

费用是1500元/月，目前一共4个带教老师与2个生活老师，加上房租水电和厨师工资，她自称一个月亏本4万多元。杨红霞则感慨，开了

托育中心5年来，只有第三年赚了钱。“一个月开支10万元，上半年盈利6万元，下半年2、3万元。”她说，她的托育中心大概有60个托位，入托费用是2000元/月，目前大概有20多个孩子入托。

即便这样，在邓燕燕和杨红霞处入托的孩子，也仍然来自于当地收入较高的家庭。“县城工资低，要花一半工资以上来入托，家长一般不会愿意。”杨红霞说，曾经有一位快递员妈妈看中了托育中心的规范教育，几次来咨询，但就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杨红霞也是妈妈，帮了她一把，往里面垫了些钱，最终孩子还是顺利入托。

（下转 05 版）